孟子篇敘

孟子篇敘卷四

離婁全篇

此篇是論行仁政其責君而兼及臣是全篇大宗旨至所言修身齊家治國與夫一切言行交際或兼君臣言之或分君臣言之若其中大人君子數章要是分貼君臣也總之看此篇當如張子論禮運是一片文字須得其渾渾一意處

離婁三章

第一章總領言行仁政前半以仁政在法先王故重提先王之道先王之法也而先王則隱涵文王說後半分責君臣斥不仁

之播惡而不仁正以其不法先王也觀無道揆無法守句可見至不仁之受禍處則在下兩章揭出　公輸子觀墨子國策般要當爲戰國時人若禮記檀弓載季康子時般請機封事

御案已斥爲傳聞之誤矣　聖人作規矩準繩蒙引謂非離婁公輸師曠事蓋彼皆用法非立法者　按漢書律歷志云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莫不用之衡以任權均物平輕重其平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旋見矩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卽水平也云云是規矩準繩由於黃鐘豈作律呂後乃作歟而作律呂自黃帝蓋五音前固有之如伏羲樂名立本神農樂名下謀可見及黃帝作咸池之樂

必尤極聲音之微而恐無以傳聲音之妙於是作律呂以爲成法然則竭目力耳力之聖人當以古帝言至竭心思之聖人則是即謂先王蓋政必由帝至王而治法始備也庶與前後言先王相貫孟子雖統說聖人要當分別觀之

規矩章

此章前半承上章聖人來見非徒繼政而且盡倫而聖人實兼帝王故又以堯舜之君道臣道言也後半重伸上章不仁而在高位之禍故極言弑亡危削而以幽厲惕之蓋仁則堯舜不仁則幽厲孟子所爲痛喝其不仁而鞭廹其行仁也

三代章

此承上章來推得天下失天下之故而歸到仁不仁其疊喝不仁處語意警動蓋重爲樂不仁者悚也提出國字固爲當時有國者言蓋直注下小國大國也　三代　按　孟子統言三代失天下則周自幽厲而後久失天下矣所以不言尊周也

愛人章

此章從仁字來要爲行仁未效者示以反己正身之道焉其身正句爲全篇提綱仁禮智三平而合前後章看則重仁字

恒言章

此章分天下國家之序又揭出身字則因上章身字而重申之也　按　此二章爲全篇大綱領論教家則當涵下親親長長之理

論修身則直該下君子深造君子存之兩章意

巨室章

此因上章言天下國家而旁推家字之義也蓋因一人之家更推及有家而國與天下旋至立應焉則猶是釋天下國家云耳註於得罪上揭出身不正來可見此三章是一片說話總在以身行仁耳德教即仁政之謂　陸稼書謂春秋時巨室之權太重戰國時巨室之權太輕孟子此言蓋亦鑒於策士之弊而思鎮之以巨室也此更可得孟子言外之意

天下有道七章

此七章總勸人君行仁政而行仁政即在師文王非兩事也此

章言師文王伯夷章言行文王之政而皆以必爲政於天下作結可見章脉一線也師文王處以政言則當該治岐之政如梁惠王篇所云者孟子在戰國時已見有秦并六國之勢故強大謂秦小弱謂齊楚韓魏燕趙此章因小弱見役而勸誘之當重小國一邊故五年七年二句須側後章只言七年之內可見

景公女齊吳越春秋闔閭復謀伐齊齊女爲質於吳吳王命太子波聘齊女女少思齊闔閭乃起北門曰望齊門左傳昭六有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事註終纍夫差兄 按吳越春秋不言終纍左傳不言聘齊女而王元美藝苑巵言謂女嫁終纍豈以吳越春秋而撮合左傳耶 先師謂已亡之師如言先王例禮記先

聖先師鄭氏惟以漢人爲比故於先聖言周公若孔子未定某爲先聖某爲先師也至唐則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後從房喬議改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至明嘉靖改孔子爲至聖先師而先聖先師合爲一矣按此則先師不可謂親授業之師

祼將考周人尚臭故九獻之儀尸未入王祼爲一獻后亞祼爲二獻是祼爲周禮朱瑾曰若商之九獻未有考按商人尚聲臭味未成蕩滌其聲樂三闋然後迎牲觀商頌猗那可見則周祼而商不祼可知以殷士而助周之祼變禮易樂得毋慨然

不仁章

此蒙上好仁作轉而重慨不仁遙應規矩兩章言不仁處樂其

所以亡較樂不仁句尤警下言敗亡之固由自取也　滄浪歌楚聲也亦見楚辭　按　禹貢東爲滄浪之水水經注曰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從漢沔下自有滄浪耳四書釋地云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也據此則滄浪自在楚古武當今湖北襄陽府均州　孔子詔小子聽之當是適楚時聞之也至山東嶧縣有滄浪淵逕縣西并有孺子橋疑是附會以曾不得有滄浪之水也　清濁解水名滄浪言其清也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濯足之辱乃自取之也自取以濯足言下文自侮自毀自伐皆指不好一邊說

桀紂章

此從三代章失天下來倒從得天下提唱失民得民而揭出行仁之要也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爲此篇言仁統括處苟能行之則民自歸仁況又有不仁者爲之敺也而於王何有蓋勸人君行仁之意至此一束

自暴章

此章又重慨暴棄而更示以仁義之道也從仁出義爲前數章所未及蓋行仁則義在其中矣不可與有言卽不仁者不可與言意不可與有爲則爲政於天下之爲也至居仁由義固當本之於身要在施之於政故仁當以仁育萬物言義當以義正萬民言安宅解公孫丑篇已悉正路句亦可例推蓋通前後看則

此自當就人君說註以學者言則謂君臣亦未始非學者云爾

道在章

此章從上章仁義來張南軒引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之說可見親長從仁義中出全篇皆就人君說故此當如張氏之主倡率蒙引又本之教養補義尤足　按此篇言仁皆就仁民說而仁民必先親親故此又推之親長也所謂國之本在家也篇末仁之實兩章正是發明此旨

居下位章

此章言人君行政之在於誠耳蓋諸如上章所言仁義親長之道要皆當孚之以誠焉李安溪云此章前後俱是爲人君說實

心愛民則四方從欲以治徯志丕應謂之誠能動物不是說盡

伯奇屈大夫誠尚未至不能格親悟主也此說最明可見末節

是事外提唱謂以誠行仁政之無不動耳註但貼獲上信友事

親則只就本章說

伯夷章

此章更說行文王之政蓋至行仁政而誠無不動則天下當亦

有海濱來歸者此是以二老之歸驗行政意養老特仁政之一

而此從文王政化已成後言之也　伯夷歸周孟子不言叔齊

豈歸周時已無叔齊耶七篇中論伯夷事皆從避紂推出如非

君不事不立惡人朝云云可見按孔子言伯夷多主讓國衛君章對衛輒據國言齊景章對景

松公以兄弑得國言惟不降不辱似亦指避紂趙岐公孫丑伯夷章但註讓國隱居四字最當　明王禕有夷齊十辨其謂史記列傳不當刪去避紂歸周一節甚是辨夷齊無叩馬采薇等事謂餓於首陽是讓國出奔㓙㓙不暇謀食而餓孤竹國在古遼西今直隸永平府遷安縣西北首陽亦當指在永平與孤竹近者庶道里相合王鳧夫以爲在洛陽王伯厚謂在蒲阪俱非餓不必定死惟以爲餓死遂造采薇及不食周粟以實之不知此必無之事也逸詩云西山非首陽吁嗟徂兮徂是往不是殂死蓋即有此詩不定是夷齊所作辨傳云及至西伯卒似屬初將歸周而道遇武王者與本紀所書夷齊已久歸周者不合又辨其言父死不葬亦與本紀言祭文王墓者不合云云此俱的當惟七辨謂歸周未知在文初年中年季年及武王時

當無所謂夷齊云云　按史記不載夷齊歸周年歲竹書則載文王二十一年夷齊歸周然紂與文王立年旣殊正史則不可據通鑑載文王六年歸周則爲帝乙十五祀與孟子言避紂不言避帝乙亦不合要之旣言西伯則當在文王四十二年受命爲西伯之後而太公旣以文王四十六年歸周則伯夷當亦先後不遠也又文以帝乙十年立紂以文二十九年立是文立在紂之先玆於避紂而闞文王作非謂文王卽位也謂文王四十二年請除炮烙四十三年虞芮質成有興起之勢耳至受命是受商王命史記謂爲受天命改元稱王者謬　北海之濱四書釋地以爲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北去孤竹國不遠東海之濱亦以

太公故里在漢琅邪國海曲縣今莒縣東謂東海亦卽其家所在最核然此特就文王時言之耳若後世如洪容齋以北至青滄爲北海東漸吳越爲東海南至交廣爲南海謂北東南三海實本一海而無西海然青滄實亦東海卽薊遼亦偏於東而非可云北故後人謂東南有海西北無海陳瓚旅書謂東南海在中國西北海在外國中國地近耳目所知外國地遠足跡鮮到蓋以山海輿地全圖論則地與海爲圓形固自有西北海特非人所能至者耳至經書言四海亦不同如此篇德教溢乎四海則以地言不啻言四方也至盈科後進放乎四海則以水言而孟子要未剖出西北無海者

求也二章

此二章謂不行仁政以富強誤之而科諸臣之罪也首章兵甲不多貨財不聚句此意已寓而此更重申之揭出君不行仁政是責臣而仍責在君首節是借求引起求之言富要與辟草萊任土地者有別不可如蒙引謂冉求次於上刑而不當列於十哲之說　善戰註孫臏吳起　按史記載吳起事魏文侯及楚悼王至悼王死楚人攻殺吳起此事在周安王二十一年至孟子慎靚初年之梁時已六十餘年矣孫臏則史記載其事魏刖足事在梁惠初年其佐齊田忌敗魏桂陵在齊威二十六年破龐涓在齊宣二年則固在孟子之梁齊前至田忌初事齊威不合

出亡齊宣卽位召復之二年破龐涓後不得入楚乃封忌於江
南也若索隱以國策載勸湣王伐燕之田臣思謂卽田忌則恐
似兩人不必牽合　連諸侯之蘇秦張儀 按 蘇秦爲人刺死於
齊在亡走齊爲客卿後當齊宣二十二年與孟子以二十四年
之齊固在先後閒張儀則更相值於梁惠襄時者　任土地之
商鞅李悝 按 商鞅於秦孝公時開阡陌孝公薨惠文王車裂商
鞅時顯王三十一年則亦在孟子之梁齊前李悝則史記未詳
漢書載其爲魏文侯盡地力之教以爲治田勤則畝益三斗不
勤則損亦如之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善爲國者善平
糴云云至漢宣帝時耿壽昌損益爲常平倉而在東漢時弊已

蠭起則亦猶是無利有害也魏文侯在威烈王安王時則更在孟子前註是泛擬其人不在按切時事史記孟子列傳謂當時用商鞅吳起孫子田忌者亦是年次參差不過約畧言之也

眸子章

此本上章連諸侯說來則直指游說者之目動言肆而發按左傳右師之視速言疾趙孟之視下言徐言未有不兼視者次節聽言正謂其游說時也蓋孟子示爲君者以觀人之法耳按李雯此章講主傾危之士遨遊天下言謂人持論不同要皆有求於人者也才智不一要皆有同於人者也胷中不正者之言謂好引敵國以致身謷言利害以動衆或強詞切磨似乎不懼又或深語中隱似乎輸忠皆是此

眞按切孟子時勢以立言者

恭儉章

此章仍責人君言不但人臣之逢迎亦由人君之好侮奪人耳盡富強耕戰皆是侮奪烏得猶貌爲恭儉哉

淳于髡章

此章歸到孟子身上見得孟子援天下要在援之以仁政之道也盡天下溺當以失養失教言如陳際泰以父子恩薄君臣義缺爲無道以生民險狹使民酷烈爲無道可見則援之固必以教養矣此所謂道也註言直已守道是先一層要當從不枉道而更推到得行道上道字與首章言道處相貫至淳于髡之言

凡兩章閻氏謂此章似相值於游梁時之言固當然即謂在齊言之亦可至後章則斷在去齊後耳 按魏世家於惠王招賢而髡與孟子並稱則是以髡爲賢也孟荀傳載客見髡于梁王固云髡因謝去終身不仕者也至其在齊則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學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則固未嘗仕也至滑稽傳之髡則云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註正義曰今鴻臚卿也）則與終身不仕者別且所載爲齊威王事其使髡之趙請救在威王八年（時周烈王五年孟子當二歲）既佐威王威行三十八年何緣於宣王時更適梁耶又終宣王二十九年至孟子去齊後計其年必老甚矣豈得猶相問答耶

卽使尙存當屬耄期之列又安得彼稱夫子此直稱之爲子耶則意滑稽傳之髡與孟荀傳之髡決是兩人太史公分爲兩傳原自瞭然而國策及說苑等書所載之髡則滑稽傳之髡至孟子所與言之髡則孟荀傳之髡也從來混作一人殊謬

教子二章

此兩章從其身正及家之本在身來見以身教家卽爲教子事親之道焉故教子在出於正事親必不失其身也陳新安解就不爲守句以守國守官言可見事理貫徹而章脉相通處

人不足章

此章大人言人臣之正君也格其非則正矣仁義字固本居由

章來正字尤跟其身正說章內君正正君字繳應前章意尤醒

不虞三章

此三章因大人之正君而類推之也首章有大人己受之毀譽亦有大人覲人之毀譽註云輕爲進退則有大人黜陟之權在人之兩章人字不必拘胡炳文指泛然常人之說魏了翁曰古者民以君爲師仁壽鄙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此知大人乃有爲師之責爾

樂正子兩章

此亦蒙上各章來見學者之持身入世亦不可偶涉不正也故重責樂正子之從王驩　先生解禮記曲禮從先生節

先生饌則先生之稱初惟屬父其兼言兄則由父推之言其生較先耳其以稱師則又從父兄推之其以稱大夫致仕者則又由師推之其以稱鄉人之老者則又推之遵此知先生之稱爲甚尊

不孝三章

此三章總見國之本在家故由親親而推之天下也第一章言舜以引起事親二章事親從兄雖並說然由事親而從兄亦有仁而後有義也三章專言舜之事親而歸到底豫天下化亦即以結親長而天下平之旨

舜生章

此一章言舜言文王仍猶是上篇以仁政引君之旨蓋此直是
跟上篇堯舜仁政文王仁政來言舜文之時地不同若此然行
平中國則平治之道無勿同也　舜生諸馮孫疏冀州之分通
鑑林子卿註謂在山西平陽府蒲州　遷於負夏孫疏遷居於
負夏解遷字誤當作貿遷解史記帝紀就時於負夏司馬貞索
隱註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鄭康成曰負夏衛地今東
昌府夏津縣　卒於鳴條當以安邑有鳴條陌爲近若史記云
舜崩蒼梧之野葬九疑山則蒼梧在南越矣司馬溫公張南軒
皆謂禹既攝位何爲遠巡南裔當以孟子之言爲正然今禮部
祀典舜陵在湖南永州府寧遠縣則猶主九疑之說至耕於歷

山路史註歷山有四然終當以古河東者爲是今蒲州其謂在濟南濮陽媯州者俱非陶於河濱在蒲陶城北有故陶城南去歷山甚近一云在鄆城者非漁於雷澤林子卿通鑑註蒲州濮州皆有其處一說是濩澤則今澤州府地路史註謂舜冀人初耕於野未必遠去父母也壽丘在濟負夏在衛則商販往來不必一所耳按此則漁與耕一例亦當在蒲州　岐周岐山下有周原故曰岐周而國號亦因之畢郢畢郢即程即詩鮮原朱註鮮原註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羅泌國名記云在今咸陽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言文王卒於畢郢

是也今咸陽縣東三十五里孫疏以郢爲楚故都非是今祀典文王陵在陝西西安府咸陽縣　符節趙岐註玉節朱註亦作以玉爲之然周禮春官掌節有門關用符節夏官小行人有門關用符節尤可據鄭康成註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賈疏此以漢法況之　按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竹使符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陳祥道曰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掌璽節班右而藏左先王之節蓋亦如此此似於孟子言符節爲尤合小行人又有管節則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也　先聖謂舜即盡倫之聖人後聖謂文即繼政之聖人此章脉遥應處援一

詮云度之是揆字作活字解一云揆是實字引唐史之端揆法揆爲證然從首章上無道揆句看來則當從活字解

子產章

此章從仁政來見爲政固在仁然不是以小惠爲仁也因借子產以明之子產爲政　按左傳襄十九鄭簡公十年立子產爲卿襄三十簡公二十二年子皮授政子產爲政昭十一簡公卒定公立昭二十定公九年子產卒是子產事簡定史記以爲及獻聲並聲公五年卒者誤又載孔子兄事子產亦不足據　按鄭定九年孔子年三十一未嘗先之鄭則未嘗交也或謂孔子十七適周安知不之鄭然史所載敬叔言於君得一車兩馬事均妄孔子十七當昭公七年敬叔尚未生蓋敬叔以昭十一年始生耳　滐湑考左辭於

東門詿鄭城西臨洧水蓋傳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卽此按今洧水自密縣東流經新鄭縣南門又東會溱水謂之雙洎河也鄭於烈王元年爲韓所滅韓卽徙都鄭孟子時久無鄭矣十一月夏九月詿㬅淵謂朱子晚年以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嘗欲更此章詿而書巳行世云云然周實時月俱改當從孔鄭此詿要不可易惟周雖時月俱改而兼存夏正故周禮有正歲正月之文言正歲則從周言正月則從夏蓋子月起數者周正也以寅月起數者夏正也

齊宣王章

此章言君臣報施之道前篇首章言事君而此章則言待臣也

舊君有服詿引儀禮爲舊君齊衰三月困勉錄謂此是巳放

而未去者於本章出讎字未合當引檀弓爲舊君反服之說

無罪二章

此從上章君之待臣來見人君不可草芥士民而人臣亦应知自處也觀前篇言事君無義及人倫章舜之事君以仁則事君在仁義而待臣亦在仁義故下章以君之仁義次之又格君章之莫不仁莫不義字對國定言當該及臣民此章莫不字郎是言臣耳　戮字孫疏謂戮輕於殺　按戮有以辱言者司稽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戮有以形殺言者秋官掌戮是也此處戮字從上殺士言則殺戮也若止撻戮則士尙可不徙矣

非禮八章

此章言大人從前篇正君章看來則是言人臣又與下六章七章俱言大人自是一片脈絡至禮義字則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來見大人於禮義且有辨於疑似者　中也章之賢父兄即中才之大人耳　不爲章明王守溪論此章謂三代下惟孔明足以當之則正是大人身分又此章是行下章是言　言人章陳新安有當官而行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之說則似非指大人然盡言招過亦人臣所宜猛省者　仲尼章亦是大人影子

深造兩章

大人者兩章則大人之隨時制宜而純一無僞與非禮之禮章相發　按以上見大人具此體段乃足爲朝廷正君之人耳

此篇自歷言仁政至此特提君子葢言人君也君子非僅指有德之君子實當指有位之君子而此兩章則言人君學問之道也葢人君行政必先修身而修身以學問爲始基孟子導時君以仁政有不導以學問者哉故此兩章是全篇探本處扼要處深造博學是入手工夫自得反約是義理歸懷神明有主景象至此而躬行心得乃可以爲發政施仁之本也然則此章從前篇正身生來又此章是道問學下存之章是尊德性更可見大小相資本末相貫處再此是言人君要亦兼人臣在內

以善服人二章

此章爲人君說善字從學問來非自得反約後亦不能以善養

人　蔽賢章條辨謂此深戒人君不可聽蔽賢之言則亦爲人君言

徐子章

此章林氏鄒氏以徐子躐等干譽故以此答之此是望文生義之說然編次在此則原泉節即深造之意至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未嘗不可以王者之聲聞言蓋即君子有譽於天下之義

君子兩章

此章所言君子亦謂人君言人君心德固在有以存之耳觀下文以舜禹湯文武爲君子可見是指人君也存之句是責成語蓋人君修身有涉歷之學尤有操存之學惟辨危微察精一者

乃能仁心在宥措正施行故行仁政之君子必存之而後可此孟子所爲導之以憂勤惕厲也　此章次君子深造章後例以大學則君子深造是講習討論之事君子存之是省察克治之功必至是而修身之分量乃全　幾希二字當如本篇末章由君子觀之節內幾希二字一例不可如俗說幾希之統　此章言羣聖處不作歷敘道統看須知此是爲人君舉似耳　庶物句物事也以事理言如窺璣衡奠山川律度量衡流宥鞭扑無往非物即龍蛇鳥獸未始不有以處之然非專以此言物也　由仁義行亦當如前安宅正路之以身行政也　禹湯文武連敘然篇脉從師文王來則當把文王盡前是言其政而此言其

心也若於周公兼施見其存之此可得其心之細密處周之制作無非公之經緯不必以三王事印合而自無不該且又何嘗不兼舜之明物察倫也不必以孟子言未及爲疑

王者章

此章論孔子之作春秋固所謂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者陸大全謂無非示人一點幾希之心拔之禽獸之域躋之君子之途則洵乎孔子之存之上接羣聖而爲人君者當折衷孔子也　詩亾解註以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亾解此本何休公羊傳序文也而焦竑謂風雅當以詩之體制言無政教不行降雅爲風之事李文貞則以不歌雅詩爲詩亾有云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謂之王者之迹朝覲則歌文王大明緜燕饗則歌蓼蕭湛露征伐則歌采薇六月彤弓杕杜此詩存也迹熄則諸詩無所用之謂之詩亾此一說也若困學紀聞以風雅俱亾爲詩亾其言以爲詩與春秋相表裏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貶也小雅盡廢有宣王焉春秋可以無作也王風不復雅君子絕望於平王矣然雅亾而風未亾清議蓋凜凜焉擊鼓之詩以從孫子仲爲怨則亂賊之黨猶未盛無衣之詩待天子命然後安簒弒之惡猶有懼也更齊宋晉秦之霸未嘗無詩禮義之維持人心如此魯有頌而周益衰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亾夏南之亂諸侯不討而楚討之中國爲無人矣春秋所以作與此又一說何義門以

爲諸儒所未發　檮杌朱註惡獸名而趙註曰嚚凶之類杜預曰檮杌嚚凶無儔匹之貌則不指獸焦竑曰檮斷木也一曰剛木杌樹無枝也从壽从木久也从兀不動也不从豸非獸明矣此說殆本韻會惡木之說而引申之與　其義句義節在筆削上見無關懲創者削之有關法戒者筆之此便是義要非如公羊以年月名字爲襃貶之說

君子章

此章孟子願學孔子亦是學在於存之而因以告戒人君也

君子之澤四句艾千子曰此君子小人泛論有位無位者言此等大約五世而絶若舜禹湯文武周公其道千百世相傳非尋

常君子小人可以世澤限者之比而況孔子去今不遠又在百年之近耶 按 此則小人字方不礙孔子 私淑註李氏以爲方言四書說疑齊魯間凡受業門人之門者自稱私淑故亦謂之方言 按 此則私淑即作受業字用

可以取三章

此三章當由論君子而附及之此章見存之之心未至即不免有過不及之失焉傷惠傷勇翼註以原嘗豪舉荆聶報仇言則亦爲人臣事

逢蒙章

此章以取友言盡人有去之存之之異而端不端見焉羿與孺

子可鑒已　羿事見左襄四年然有寒浞無逢蒙此當如王逸楚辭章句謂浞使家衆逄蒙射而殺之則兩不牴牾也至尹公佗事見襄十四庚公差即庚公斯子濯孺子即公孫丁其所以逕庭處當是傳聞異詞各不相妨也而左傳孔疏謂孟子辨士之說或當假爲之辭此傳應是實也觀此知唐人信左氏勝於孟子　孺子疾作趙註作瘧疾

西子章

此章言去之存之之轉移甚捷也

言性章

此三章中前仁智禮節意此章從治人不治反其智并爲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來故當從程子專爲智而發之說天下
言性句蓋以性中有智而言性卽是言智也故字卽所謂行先
王之道遵先王之法者也所謂循故襲故者也下言求其故蓋
當戰國時一切井田學校廢壞不行世主遂以爲湮沒莫考不
知求則可致故以此告之利則因利順導之謂如孟子之言潤
澤便是利若安石之新法則故而不利矣　言智而引禹之治
水可知是以事言不以理言禹亦有鑿山穿地以通水之事此
亦似鑿但孟子以有自然之形可以利導卽爲行所無事　天
之高句古有九重之說然未指實今天學輯要謂最上一層爲
宗動天次一層恒星天又次一重土星天又次一重木星天又

次一重火星天又次一重太陽天又次一重金星天又次一重水星天又次一重太陰天其高下遠近固有層次也應撝謙曰月天象后木金相月象妃不經天三宮之象日天象王火木土經天相日象三公恒星天三垣二十八宿象臣氏宗動微星之天爲天包絡也星辰之遠星以二十八宿經星言以五行緯星言辰以周天十二辰言今按書經堯典歷象日月星辰節

御案歷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著日月星辰之象首及於日蓋以日由黃道行有恒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恒度故先測太陽是日爲諸曜之本也次及於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於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速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於星星以二十

八宿爲經所以定諸曜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躔於星也所謂月離離於星也星以五行爲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爲準蓋諸曜之行循於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於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必分周天爲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遵此知星辰乃非泛指

苟求其故句歷法下推未來必上推已往也司歷者但由今歲之日至溯往歲之日至直推之四千六百十七年上古造歷之元歲月日時皆在甲子日月五星皆聚星紀之次所謂日月如合璧（在斗牛之中） 五星如聯珠者也（在斗牛之初） 此謂可坐而致既得歷元乃下推之至後四千六百十七歲之歷元焉蓋故字謂

由天之故日之故星辰之故以求千歲日至之故耳

公行子二章

此章是孟子行禮事因下章論君子之以禮存心而類記於此蓋孟子正是自反而有禮者有子之喪顧亭林以爲喪子與袁了凡子職之喪卽其親喪之說異　按　如爲親喪始得如註所云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而孟子可云朝廷也然以親喪而謂爲子職之喪古無其說使喪子而子亦卿大夫又安在不可有重禮哉

君子章

此章卽前篇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意而重申之

章內說到禽獸何難似較前言反求意更鑿破一層然言愛之如舜則仍是反求也舜之爲法可傳是指天下後世之愛敬嘗引固以舜之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爲仁禮之驗矣然則固與身正天下歸相發豈可以此君子爲僅指平人哉

禹稷章

此章以下又言人臣事孟子此篇多責人臣而此章則作兩面看見爲臣與不爲臣者有別蓋爲臣則當如禹稷此是應轉全篇不爲臣則當如顏子此孟子殆以自明其不爲臣故不任職也講家有謂顏子爲孟子自處之道者良然

公都子四章

此章與末兩章皆在齊事須知曾子子思章亦是言齊故先連類記此又父子責善卽前篇責善不祥意固當附之此篇　按匡章國策有章子之母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事金仁山曾引及之而顧麟士以爲不知卽此章子否蓋疑之也考國策但言章子不言匡章原文秦攻齊齊使章子將而應之而信其不畔者爲齊威王又濮上之事已云章子走則章子當在威王初年嗣是歷威王至宣王時孟子與遊則已閱五六十年使是此章子則爲國宿將齒爵俱優禮貌亦所宜然公都子尙何疑問且威王言不欺死父豈欺生君二語已足爲章子表揚通國何尙稱其不孝且果父殺其母而孟子尙咎子之責善

賊恩不已愼乎再彼明云臣之父不教而死則又不容言得罪於父不得近矣是此處匡章雖稱章子而不必合國策章子爲一人趙註但云齊人最得又國策載伐燕令章子將五都之兵者此固適當孟子時然策亦未有匡字也至呂氏春秋載章子將而殺唐蔑者則更在湣襄時不必支引惟莊子有匡子不見父語當是此匡章而盜跖篇又是屬入

曾子章

此章與禹稷章皆有孟子自寓意前章分爲臣不爲臣此章又分爲師爲臣亦作兩面看而孟子在齊固賓師也故當如曾子居武城而不必如子思居衞知此乃不得以尋常臣道例孟子

武城閻氏謂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今費縣西南石門山下者則亦即左哀八吳伐我故道險之武城按吳師克東陽舍五梧蠶室三邑皆在費縣西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固宜有越寇也其寇也豈在哀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時乎顧以近費縣者為南武城則在今曲阜縣東二百四十里若以嘉祥縣為南武城則在曲阜縣西一百四十里非越入寇道矣而後世自明成化間有漁者於嘉祥縣南武山西南元塞山東麓陷入穴中得曾子墓石碣詔令修葺嘉靖間求曾子後得曾質粹於吉安之永豐命同嘉祥主祀事其廟則在南武山之陽∴從先生考今按廟制正殿祀曾子以思孟配享兩廡分祀陽膚包咸註子襄沈猶行公明高

趙岐註公明儀孔穎達註樂正子春檀弓單居離大戴禮公明宣說苑公孟子高孟儀二人未知所出豈即公明高公明儀而訛公明爲孟字耶共十人至曝書亭集曾子弟子考有檀弓胡寅註爲門人則未之及也又廟西爲萊蕪侯曾晳殿東廡祀曾元曾申西廡祀曾華曾西則廟中猶以曾申曾西爲二人也曾子之年無考顏子推有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語然此說不足據豈得聞一貫時顧未學耶惟既傳此語亦可知其享高年爾子思居衛按子思自魯哀公至穆公計是時衛則爲出公悼公敬公昭公懷公慎公而史記謂敬公時三晉强衛如小侯屬之若齊則自平公昭公康公而平公時田常已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昭公四十五年田和立至康公十九年田和爲諸侯則子思時衛尤積弱而齊之寇雖自姜齊而

巳由田齊歟特其事則不可考

儲子章

此章重提齊事蓋以孟子於齊固有爲臣之分而要有異處亦有不異處故於儲子之問發之特謂爲無異則差異於齊之求富貴利達者　儲子據國策破燕必矣云云則勸王伐燕者是儲子又此似以王之機寄輸孟子則儲子當是近臣而要未著其官職非爲相固在湣王時耶　堯舜當跟堯舜之道及堯之治民舜之事君說來

齊人章

此章仍是責爲臣者其遠脉則直從首章來言爲臣而事君無

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亦但知求富貴利達而已國家安賴有若臣而亦何以佐君行政哉如此方見聖賢立言垂敎之旨謂爲嘻笑怒罵豈是亞聖本懷　施施從外來詩將其來施施毛云難進鄭云紓行今此亦是紓緩驕慢之意

姪　欽文粤安校字

孟子篇敘卷五

華亭姜兆翀翥山

萬章全篇

此篇全是論古人所共見其大者則唐虞三代禪繼之迹及周室封建之事其小者則古人之出處交接也故當另爲一篇

舜往四章

此四章聯敘舜事此章以舜事父母言舜之于田號泣固是側陋時事及四岳以蒸乂克諧薦則已能順親矣故後人每以孟子言胥天下而遷之日猶不順於父母爲疑然要非孟子設詞此當如四書釋地謂書言不格姦者淺孟子所言底豫者深之

解可見此此不順是巳不格姦而猶未底豫之日以舜之大孝當此必仍見有幾微不得乎親之處故以爲不順也此舜所以三十徵庸而五十猶慕也慕字內卽融入怨字講 按 五十而慕句史記舜三十得舉歷二十年而攝政所謂年五十攝行天子事攝八年堯崩此與堯典總言二十八載帝乃徂落之文異然分別言之則更明晰耳然則舜之怨慕直至攝天下時此正緻應胥天下遷之如窮人無歸句意不當以五十字作終身字看 九男二女趙註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允子釐不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按 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八而與舜貴公也皇甫帝王世紀云堯取散宜氏之女日女皇生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與呂氏合孟子所

云使事舜者丹朱以嫡子不在所遣中也趙云八庶未核又路
史後記朱之兄鑑明先死而不得立則又有兄矣至云驁佷媢
克帝悲之使出就丹丹是朱所封通鑑林子鄉註今湖廣鄖陽
府房縣是朱所封其西有丹水又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內
鄉縣西南有丹水卽朱所放地則在今河南南陽府　帝女二
女韓詩外傳謂戰國處士譏其非達理　按孔穎達曰古者女嫁
必娣姪從謂之媵此蓋天子諸侯之禮豈堯之二女卽此禮耶
尸子謂堯徵舜妻之以媓媵之以娥可見古人已有此說特又
分娥媓爲二耳又魏紀曹操以曹氏系出有虞祀圜丘以始祖
舜配祀方丘以舜妃伊氏配以堯二女爲伊氏亦是創加　少

艾解孫疏駁趙氏註艾美少之解而謂艾是老長之稱謂之少艾誤未可知此直未知離騷有幼艾之稱矣然要非但阿趙氏爲說

娶妻章

此章前兩節是論舜娶二女事孟子諸所言舜事疑皆逸書所載困學紀聞謂孟子時尚書百二十篇未亡也朱子或問亦謂萬章所論舜事不是傳聞之誤定是實事不然孟子豈有知其不然而不置辨者哉此與金仁山謂爲非問所重故不與辨之說異 按此則不告而娶不得謂本無是事且孟子於無後章已自言之矣 完廩二節義實各出當另爲一章蓋此固言待象

之事也　瞽瞍殺舜路史帝紀註有曰嬪於虞虞乃小國即瞍所封索隱曰虞國名在河東大陽縣其論耕稼則謂父母頑嚚去而耕野若伯奇重耳云其說似以繼嗣言又孫季昭示兒編云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兄亦欲奪嫡故耳此說則更指實近四書翼註中之謂舜有爵邑即虞國也四岳稱舜曰虞舜在有鰥在下時非堯以女妻舜而後封于虞明矣瞽瞍先世之爵應傳重於舜而瞍之後妻欲殺舜而以象代之舜之耕稼陶漁是有托而逃以明克讓所以百姓慕而化之讓畔讓居也不然即終日號泣豈卬格頑化傲且民又何所取而歸之哉按此與太史公

微爲庶人之說牾似無的據然存此以推殺舜之故或可備一說耳

殺舜章

此蒙上章言舜之封象也象封有庳在漢零陵郡今湖南永州府零陵縣於舜都蒲阪在三千餘里之外四書釋地以爲舜親愛弟母乃棄之太遠且欲其源源而來則往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朱註謂未知是否若爲懸而未定之辭蓋以有庳或別是有在也按路史國名記以漢鉅鹿郡之象城縣爲象所居今直隸眞定府趙州之隆平縣此與帝都爲近豈象所封即此耶典故辨正採其說　幽州今順天府密雲縣地舜流共工事在禹

治水前時未作十二州已名幽州顧寧人曰禹劃九州在前舜
肇十二州在後陳經曰禹貢在堯時至舜時爲十二州及夏時
仍爲九州　按虞夏或分或合何以迭相變革若此李安溪則謂
九州爲正而幽并營爲附蓋冀極塞而分幽并青跨海而分營
十二州固作牧分治然雖分而寔統于冀青則仍九州也故益
稷篇言九州亦言十二師也然則禹劃九州時當已有十二州
而舜肇十二州後未始不可仍名九州也幽則涿州以北至塞
外之地今錦州府廣寧縣有醫巫閭山者即幽州之鎭并則忻
代以北塞外之地營則遼東大寧之地今奉天府遼陽州　崇
山在漢零陽縣路史以爲有驩兜墓是也今湖南澧州又唐沈

佺期詩序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則崇山乃今廣西安南地

三苗在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君作五虐之刑其民勿即

工故竄其酋長於極邊而撫其民謂之分北三苗其酋長即死

於極邊故殺字當從書作竄三危隋志敦煌郡有三危山今安

西州敦煌縣　殛鯀周禮廢以馭其罪註廢放也舜殛鯀是也

非殺但放之已耳洪範言鯀則殛死然亦可云殛而至死獨山

海經則言帝命祝融殺鯀於羽郊也羽山謂在東海祝其縣南

今江南贛榆縣西山下有羽潭即黃熊入羽淵處然地似太近

孔安國言在海中楊慎謂在登州沙門島寰宇記蓬萊縣東十

五里即殛鯀處登州古萊夷地三面距海故云海中至祭法有

郊鯀之說則劉基云夏之天下授之舜舜之殛鯀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逆於舜卽逆於天矣然則國語鯀化黃熊已近誣實爲夏郊亦不確子產之言豈晉人飾說與　不及貢二句困學紀聞謂爲古逸篇之辭

咸丘蒙章

此章亦舜事蒙問臣堯臣瞍視章之所問實爲無稽故孟子直斥之咸丘蒙趙註齊人於孟子言齊東有關會　四海遏滅八音指民言　按　喪禮齊衰三月庶人爲國君而侯國之民未載其服天子者蓋勢彌遠而分彌尊故不制服也然舜時遏密八音亦所以私致其情矣　王事孔頴達曰凡征伐行役王家之事

謂之王事

堯以天下兩章

此與下章是合二千年禪繼之事而一歸之於天所以靖後世奸雄覬竊之心也此章天字以百神百姓驗之而末又總歸到以民驗天至下章則無此意蓋以天心言耳　堯以天下與舜明明載在典謨而萬章且爲此問是正欲得孟子剖析發出古今未經人道的議論有關世運不小可見前數章之問不可謂爲俗說蒙蔽問所不當問也　舜禹之避當亦載在唐虞古書故孟子述之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安邑今解州俱在河北河南則豫州矣陽城山名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

山隔三十里此由蒲坂而至陽城山也箕山一名許由山去嵩山有十餘里則由安邑至箕山也以爲嵩山下谷中者誤　朝覲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又言乃日覲四岳羣牧此虞書之朝覲也儀禮疏惟諸侯覲天子得稱覲他若鄰國相朝諸侯大夫之朝其君家臣之各朝其卿大夫皆得稱朝而已則覲重於朝而以曲禮言則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者蓋謂諸侯分東西立以通姓名謂之朝既朝天子乃入廟受覲是朝覲本一禮也

訟獄周禮秋官大司冦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節吳氏曰爭辨曰訟既訟而纍繫曰獄蓋訟是非可立決獄遲久而後決

必致於獄然後其罪明故論語片言折獄當知是獄不是訟

舜薦禹於大十有七年困學紀聞謂舜在位五十年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故此云十有七年 按禹生帝堯五十五載以堯七十二載舉治水年十八歲即位元歲年九十九歲歷八歲崩年百有六歲

禹薦益考綱鑑禹二一歲薦益於天八歲禹崩故云七年若路史本左傳註以益爲高陽才子八元中之隤敳謂益必先禹死烏有薦益原註益乃高陽氏之子自高陽崩歷高辛唐虞凡二百二十載益年必二百六十始及禹之受禪云云 按此宏其不信薦益事矣然即其言計之則歷高辛帝堯益亦當一百六七十歲始及舜之受禪理亦難通故

左傳杜註元愷以皋陶稷契之倫亟合者本不足據至孟子言薦益當是亦本古書也別說益爲皋子則書疏論語疏皆載之列女傳睾子生五歲而贊禹曹大家註皋陶之子伯益也如益爲皋子則其年自少於禹卽五歲贊禹或未盡然要其烈山澤時尙是少年英銳卽歷舜在位五十年禹在位八年尙可以後禹避啟也安在必無薦益之事乎至益之爲翳則金仁山謂尙書之伯益卽秦紀之伯翳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伯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則卽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上下鳥獸者矣史記於二帝紀言益於秦紀又從翳陳杞世家敘伯益與伯翳爲二然唐虞諸臣實不應有

功如伯翳而不見之典謨者則固不應析而二之矣　湯崩考

按　通鑑湯生孔甲二十七歲至桀三十五歲立年七十桀三十六歲伐葛桀五十二歲伐夏其王天下年八十八越十三年崩爲百歲此本皇甫謐說而與竹書稍異惟湯崩年旣定而又有外丙仲壬之年則謂太甲以戊申立者當移下爾　外丙仲壬當從趙氏古註立二年立四年之說至程子本書序書傳以爲一方二歲一方四歲朱子以爲此二書皆後人所撰不可憑則集註雖載其說要非所據矣又金仁山本尙書奉嗣王祗見厥祖謂是見於殯宮不似承仲壬之後者然伊訓是古文尙書亦難盡信　桐註云湯墓所在　按　墓必與湯都相近庶便於伊尹

朝夕納誨也攷湯都史記正義曰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也南亳在今歸德府商丘縣東南四十里穀熟鎮（此與葛爲鄰之亳葛今歸德府寧陵縣葛城）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若在湯崩時自當以西亳爲準而西亳却無湯墓漢劉向謂殷湯無葬處是漢時已不和湯墓所在今禮部祠祭司商湯王陵在蒲州府榮河縣者則自漢哀帝時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得湯冢於汾陰至宋乾德四年著之祀典者耳又西亳亦無桐故績或謂桐在歸德府虞城縣又謂出沃有桐鄉城然皆非西亳亦不近墓則不如仍鄭氏解以桐爲離宮耳

伊尹三章

此三章皆論古聖賢出處蓋以闘戰國干時躁進趨炎由竇之人籍口以自便其私者之說伊尹金仁山謂堯生於伊爲伊耆氏伊尹是其後呂氏春秋謂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爲伊尹

按兩說俱難考註引史記爲媵臣負鼎俎之說太史公經孟子辨正之後而猶載此是仍以爲有之也可見遷書淆雜　莘國名四書釋地謂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此去湯南亳四百里故可使往聘也註未明通鑑載桀三十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於有莘　註誦其詩讀其書書固有典謨詩則金仁山謂如大章大韶之樂賡歌九歌之歌康衢之謠其時流傳皆在皆可考察云云　按舜命后夔以教胄子其時詩書未

與書固兼唐虞夏商詩亦周家一代之文耳於伊尹而言詩書固是約畧言之也

孔子章

癰疽考劉向說苑作雍雎蘇軾考謂雍姓雎又名渠衛靈公倖臣史記靈公與南子同車使雍渠驂乘孔子醜之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爲主癰疽 按 國策亦作癰疽然原文謂爲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固與彌子瑕同爲嬖臣耳而註則以爲醫之倖者 寺人考周禮序官賈公彥曰左傳僖十四年寺人披自稱刑人則寺人奄人也經寺人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則寺人不掌男子至秦詩寺人之令則秦仲始大官制未備耳今孟子作侍侍即

寺也至瘠環趙註瘠姓四書說謂以瘠爲姓無出當是配形體而言之也　於衛是定公十三年初適衛主顏讎由衛是帝丘之衛非殷墟之衛殷墟今衛輝府帝丘今大名府滑縣楚丘亦滑縣地自殷墟東遷楚丘又遷帝丘也讎由史記以爲子路妻兄則子路與讎由及彌子皆妻黨彌子以孔子主我要子路也至再反衛則主蘧伯玉　主司城貞子此是在陳不是在宋四書集證引左傳哀公十五年楚伐吳陳侯使貞子弔焉及良而卒請以尸入者以爲或即其人最於情事爲合陳侯周湣公也孔子適陳當湣公六年不必以史記湣公名越擾之

百里奚章

百里奚吳太伯之裔又左傳百里孟明視世族譜以爲是百里

奚之子南史明僧紹傳且以爲百里奚裔也　五羊之皮朱註云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因自鬻得五羊皮也曝書亭集云趙氏謂百里奚自賣句五羖羊皮爲人食牛蓋言衣此食牛也引扊扅歌云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羖皮謂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又引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欲贖之乃使人謂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見五羖皮是奚素所被服云云　按此視以五羊皮爲自鬻之値者似亦得爲一說　虞虢　按虞有二其先爲質成之虞後國滅至武王時別封虞仲爲虞也路史註虞芮之虞虞舜之虞亦謂在陝之平陸而酈氏註虞虢謂在陝州素隱註之虞亦謂河東郡大陽縣今山西之平陸虢亦有二東虢國

虢叔所封後并於鄭在今開封滎陽至晉人所伐之虢號仲之西虢也今陝縣地　四書考異此篇總論云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爲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爲君臣無定位禪繼無定命也枉已辱身營營富貴利祿之途以爲苟賤可甘近倖可援也爰是造爲事端托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孟子故特撤抉其藩籬而好辨之旨於此篇詳盡見之云云　按此說正是將萬章此篇看得一意貫串者

伯夷章

此章尤是論列三聖而極推尊孔子正文前論夷惠是引起去

就即論伊尹亦是前對要湯後顧就湯至此乃作三聖全身看須含注聖字及凊任和字趙氏僅謂爲誦述數四蓋其留意者尚覺未盡其論孔子去齊去魯是引起仕止久速以結到時聖至稱爲集大成正以論聖至孔子尤其生平願學備極推崇者也後元成宗遂尊孔子爲大成至聖知此章之論實開千古焉集大成固以樂言條理字亦是言樂惟智聖內乃有孔子之條理在　孔子去齊此是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時孔子年三十五越三年至丙戌反魯事也其謂孔子八年於齊者蓋誤會史記孔子反乎魯年四十二而誤實則四十二繫下魯昭公甍也

北宮錡章

此孟子述周室封建之制也當是時七國兼併封建將廢孟子於去籍之後畧述大旨有不似井田學校津津爲齊梁言之者殆亦以封建不可卒復且非王者不得議故僅附諸論古篇歟至此章有與王制周禮不合者蓋王制是漢文帝時博士諸生所作其言多根柢孟子而要是斟酌損益以自爲漢制固宜其與孟子不合也鄭氏謂王制爲殷制者非是至周禮則周公未成之書或已成而未之行朱子謂孟子是未見周禮者則亦不容於周禮而規其合矣　公一位　按班爵公最尊周禮大司徒諸公之地節

御案云惟宋則疆域最廣所食又多以修先王之典禮體大物博且尹東郊而近王畿朝聘過賓視諸國爲殷繁凡以稱其用耳

按此知周家封建公惟宋至王會稱夏公殷公似杞亦稱公然杞之初封疆域必非宋比又或謂虞是太王之昭虢是王季之穆優崇尊族故稱公然或又謂是曾入爲天子三公故沿其號則虞虢稱公當非公爵且其封域更似小國鄭志答張逸云虞虢爵爲公地方百里亦未確可見自宋外大抵是侯而非公下節孟子雖云公侯皆方百里而實以侯爲準也至若侯伯車服之得如上公者覲禮賜侯氏以車服註賈公彥謂王子母弟以功德出封如賜魯侯鄭伯服則袞冕得乘金輅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

得服袞冕乘金輅矣按左傳萇弘曰分魯以大路大路金路也明堂位魯侯服袞冕則魯之從上公可証然要是侯而非公也附春秋所載侯國有爵可考者唐堂集謂見經者七十五見傳者三十侯爵如魯紀衛齊陳蔡滕薛鄧邢晉隨又傳荀黎其十四國伯爵如鄭杞曹穀滑秦梁北燕傳之芮賈其十國子爵如莒徐楚弦溫鄶鄀須句頓沈鄒萊吳胡賴傳之潞其十七男惟許宿及驪戎其三國餘無爵可考也則杞列伯爵而虞號不以為公爵也

卿一位按卿大夫亦有上中下周禮序官如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凡五官之貳皆中大夫則卿當為上大夫然天子六卿或以三公兼之而不名上大夫歟至諸侯三卿則

王制謂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此以卿大夫分上下者而三卿又自分上中下則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也五大夫又自分上下則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宗伯小司寇小司馬爲下而無中大夫　士則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似天子士有上中下而侯國之士俱降殺矣然大國次國小國上士二十七人脫簡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侯國士雖一命而亦分上中下其有二十七人者

御案大國孤一人卿三人大夫五人合之則九故上士三之而二十七則中下士必遞加或三之或倍之矣按此以次於孤卿大

夫以下者言之耳若以士統計之則周禮各官多以士掌是卿大夫少而士多也國大官多者亂小官多者治　天子地方千里以周言則臣瓚謂周西都方八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八八六百四十里東都方六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六六三百六十里合之則方千里也至諸侯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與周禮大司徒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云云不合汪氏謂周禮以封疆言而其食者或半或參之一或四之一孟子所言專主田祿則正以其所食者言之也又江愼修謂兼附庸陳氏及山川林麓葉氏說是皆不可食者則固就其虛寬者計之而孟子主其實封者耳　按此蓋欲合孟子周禮爲一者也而正義謂周室旣衰諸侯

相併自以國土寬大有違禮文乃除去本文妄爲說耳此直以
周禮爲戰國陰謀之書且或增竄如莽歆之所爲而不可爲據
至孟子固與武成分土惟三之說合且周初建國自必尚多必
不僅如春秋所載百數十國也而天下不過九州安能每一國
應寬數百里哉則不當信周禮以疑孟子矣又王制九州州方
千里及建國之數亦不可信凡建國必因山川形勢不能畫一
又冀雍最闊兗豫則窄豈能板板排定此不過漢儒算法有此
耳即孟子所言方者亦約畧計之而非截然正方之謂　附庸
註以庸爲通而書傳民功曰庸則以庸爲功又王制註曰庸墉
通附庸猶言屬城此與註稍異註疏曰附庸凡四等方三十里

者稱字二十里者稱名十五里者稱人稱氏氏不若人人不若
名名不若字則不能五十里者又自有等次也　天子之卿節
按周亦有世爵如周公黑肩召伯毛伯凡伯單子劉子蘇子皆
是而無侯無男亦有諸侯入相者周初如召太保芮伯彤伯畢
公毛公齊呂伋亦然至衛武公鄭武公亦爲卿士自號鄭爭政
後無外籓入相之事　庶人在官賈公彥曰王制言下士視上
農食九人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此以在
官庶人分配四等農夫也然本文云下士視庶人在官者則府
史胥徒之上另有何項庶人食九人者耶故王制非可據

致問友五章

此五章大概論上下相接之禮與前篇專論古聖者有別此似因論事而援及之也然問友章不托諸侯章引堯之於舜交際章爲貧章不見諸侯章皆引孔子子思則仍是論古之餘也此章從上敬下說　孟獻子　按趙氏題辭謂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據此則其稱孟獻子豈固有數典不忘者耶有友五人四書說引國語孟獻子有鬬臣五人韋昭註勇力之士而疑孟子所謂五人卽此然尙力則非友德且恐力士不能無獻子之家也

費惠公　孟子明謂小國之君金仁山謂費本季氏私邑蓋季氏專魯自春秋以來計必自擅其邑如附庸之國同時王伯厚亦如此說日知錄亦從之似無以易然竊謂費自孔子墮都以

後不更見春秋傳論語稱顓臾近費當在哀公時則費仍屬季而季當悼公喪時尚有昭子何時遽釋朝權而退國於費耶且孟叔又安往耶計當日三桓情勢將必如三家之分晉必不能魯自爲魯而季自爲季也非季翼魯即魯滅季又安在不可如晉厲之一朝而尸三卿者四書翼註謂郊特牲曰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此當有實事必非虛說豈哀公悼公欲去季而不得而後卒爲元公或即穆公所殺耶按殺三桓鄭康成以公子慶父公子牙爲說於情事未符是則惠公不必定爲季氏後不然魯世家謂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則三家盛矣何以此後絕不言及哉至所以有惠公則季雖去而費自存或魯之宰費者以縣邑之長如

小侯之列則沈諸梁之稱葉公可也否則孟嘗君之封薛亦可也他如楚世家所載鄒費郯邳可以証費之爲國而無以証其爲季後又說苑載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事似魯與費幾如敵國而亦未著鄪君爲季後也　晉平公當魯襄公昭公時晉之衰實始平公也李氏廉以爲五盟六會當時之公如此然溴梁之會大夫主載書此内有議而不知也宋之盟挐諸侯以畀楚此外有患而不知也後五年欒盈之變作曲沃之民惟主欒氏晉幾分國而立矣後八年楚靈會于申實用齊桓之典晉蓋十年無與國之事矣延至昭公頃公以至于亡云云然則無怪爲士之尊賢也

交際章

此章重受交際從下敬上說當以孔子受之句爲主至末節是不卻交際之一証要非因仕而始受交際也　魯人獵較與故辨正以庶人有何祭器何至奪禽獸以祭而引左豐卷將祭請田之說謂必三家僭妄以多品異物爲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孔子先簿正祭器蓋陰以禮裁之云云　按此固得爲一說然事指三家則不得統言魯人矣豈無野人之享藉口居山以鹿豕爲禮而從禽較獵者乎則不必謂非百姓　簿考周禮司書鄭康成曰掌會計之簿書賈疏古者簡策以記事後代用簿則簿書也　衛靈公際可孔子之衛靈公致粟六萬當是六萬

斗正義曰當今二千石　衛孝公註謂出公輒至出公之所以爲孝或謂正言若反所以愧其不孝也此說杜撰公羊哀三年圍戚傳謂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哀二年納蒯聵傳謂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按此則輒不得爲孝子而轉可爲孝孫也然固未有以輒爲不拒父者惟四書翼註謂輒並不登城抗拒蓋其先自衛靈畔晉而靈以哀二年四月薨距趙鞅納蒯聵入戚時只六十日衛人惟有立輒以保國其郤蒯聵卽以拒趙鞅及蒯聵入戚卽居戚原未嘗親至衛國而輒拒之也而亦不助趙鞅以攻衛則以輒之國卽已之國也且是時南子尙在蒯聵亦不敢入衛其後則輒在衛蒯聵在戚相

安者且十餘年自哀二年至十四年當必輒爲之保護也是以衛人稱之爲孝按此說推勘當日情事似有獨見惟於哀二年經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圍戚註謂曼姑爲子圍父知其不義而以齊爲兵首今如翼註之說豈得謂國夏是圍戚而曼姑是護戚耶左氏無傳則終恐與聖經牾耳　附蒯聵未嘗弑母考左傳敘蒯聵欲殺夫人事劉敞謂夫人惡蒯聵斥已淫言太子殺予以誣之耳且宋南子家也如果欲殺母必不奔宋矣又劉絢謂公聽南子之愬謂欲殺母而不能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公之罪乎古淫婦之誣其子者多矣張洽朱門高弟亦謂左氏所紀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時之實錄云云　按此則其父子之罪乃皆可以

援赦耶

爲貧章

此章從上章孔子仕道說來而因論及仕見得仕以行道斷非爲貧以首句末句爲主即有時爲貧亦當如孔子之委吏乘田也末節上句是卑貧而不安於爲貧者下句是處尊富而不可以爲爲貧者中間雖說爲貧實是陪筆非章旨所重　委吏節周禮委人鄭康成曰主歛甸稍芻薪之賦以其委積王氏曰多曰積少曰委積兼牢米薪芻委則止於薪芻也　會計周禮司會鄭氏曰會大計也賈疏宰夫職日計曰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爲大計　按此言會計不必以歲月日分物之出入亦自分

嘗許　乘田史記作司樴吏周禮地官牛人以授職人而芻之互應龍曰職人謂有司謂牧人充人司門也鄭康成職讀爲樴杙也可以繫牛樴人謂牧人充人歟是職與樴異解而皆謂牧人充人乘田其卽指此歟顧牧人充人何以謂之乘田考牧人職鄭康成曰養牲於野田者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當卽牧人牛人畜牧之地此田之所由稱歟又牛人職有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似牛人亦司車乘之事歟若毛氏謂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此則以古乘與甸通也

不托諸侯章

此章前半不托不受賜是說下後半說到養則以上言稽首再拜句四書釋地以稽首再拜是凶禮故不受再拜稽首是吉禮故受其說最細 按 授受而再拜如士相見禮凡奉贄賓再拜送贄主人再拜受贄此固非稽首者又凡受人饋既拜受而又往拜於其家亦謂之再拜若不過酒食之屬不再拜也附周官九操攷奇操是一拜褎操是再拜古人之拜首至手謂拜手即空首疏云引首至手頓地即舉爲頓首首至地而稽留多時爲稽首拜莫重于稽首左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此以君言而敵者皆頓首左季平子頓首於叔孫是也禮莫重於再拜古郊天祭地止於再拜人臣於君亦再拜若平禮止一拜自唐以下始四

拜前明會典子於父母四拜至孔頓首出春秋傳始自申包胥也三拜稽首始晉大夫此皆異其平日之禮者也至肅揖則今之揖古之揖則今之拱手耳

不見章

此章論不見是俱以下言此泛論庶人不赴召之義不關涉孟子與滕文下篇兩章異萬章意中必先有孔子之君命召不俟駕而後問君子之召而不見也不知仕則以官相命未仕則以士自居不可一例也君子之不見亦揆之禮義而已不敢見之禮即禮門不往見之義即義路君子能由是路亦由不往見之義出入是門亦出入不敢見之禮而已禮義不得泛說　市井

風俗通言於井上先灌濯而後至市又後漢書循吏傳註引春秋井田記謂五通貨財同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 按此則市井有兩解 庶人不傳贄何士相見禮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是庶人雖見君無贄也然庶人在官初至官時亦必執贄今云不傳贄固以其不爲臣也 皮冠聶氏禮圖以冠弁即皮弁又以爲皮弁即皮冠考周禮春官爲弁服

御案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禦風雨楚靈王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如皮冠即韋弁則衛獻公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何爲而怒乎以其田獵所有事之冠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遵此知皮冠固非皮弁至聘禮

韋弁在皮弁之上士冠禮爵弁亦在皮弁之上陳氏所以有爵弁即韋弁之說而皮弁與韋弁則不可混　招庶人士大夫謂爲是田獵之招蓋本左傳昭二十各昭大夫士以其物句解之而四書釋地謂招虞人者蓋先期招虞人至示以期日并告以田於某所庶虞人剪除草莽爲可陣之地至大夫士庶人皆從公於狩之人周禮大司馬至期立熊虎之旗於朝所以聚衆故曰以旗致萬民又曰質明弊旗誅後至者此豈待招哉孟子蓋即答招虞人遂連類而及大夫士庶人平日之招各有等級而豈可謂此招皆田制哉此說與常解異

一鄉章

李安溪謂萬章好論古故孟子告之以爲須此等人乃識此等人作尋常論友便不是按此說可見此章足爲通篇關鍵也

問卿章

此章論卿殆因前班爵祿章論卿一位之文而附及之與

姪　儁進賢校字